



无事，便是清欢

海上花开

快节奏的当下，我们很少有真正“休闲”的时刻。总要达成某种目标，总要有所产出，总怕时间浪费。可翻开古人的诗文，却发现，他们似乎很懂得“无所事事”。看云、听雨，甚至只是静静地闲坐。没有目的、不求结果，也是自然生活的一部分。

诗佛王维在《终南别业》中写道“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一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让人向往了几千年。诗人想出去走走，便乘兴而去。走到水穷处也不气馁，席地而坐，看天上云卷云舒。没有目的，也没有非要抵达的地方，走到哪里算哪里，看见什么便欣赏什么。偶尔遇见山林老人，聊得投机，便不在意归程时间。就这样，把自己交于山水，让脚步慢下来，让心慢下来。人生偶尔没有目的地，也是难得的自在。

唐代诗人姚合更是在《闲居遣怀十首》中描绘了自己“无所事事”的一天：“白日道通过，看山复绕池。展书寻古事，翻卷改

新诗。赊酒风前酌，留僧竹里棋。同人笑相问，羡慕我闲时。”他这一天确实没有做什么“大事”：白日里看山、绕池，翻翻旧书，改改新诗；兴致来了，就迎着清风小酌几杯；僧人来了，便一起到竹林里下几盘棋。在他这里，没有什么必须今天完成的焦虑，也没有做了就必须要有产出的执念，只是让日子慢悠悠地过。时间不必时时产生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生活。

一向豪放旷达，喜欢呼朋唤友的大文豪苏轼，也很享受“发呆”的时刻。他在《点绛唇·闲倚胡床》中写到：“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一个人倚着胡床，看楼外群峰千朵；清风徐来，明月相伴，即使无人作陪，也无遗憾。“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这一问一答间，将自己与天地同在的意境自然而然地舒展开来。这一刻，无需多言，也不必刻意寻觅，只需安静地坐着，便已经拥有了全世界。这是何等的浪漫，何等

的自在！我们常把热闹当成快乐，把分享当成完整。可一个人安静自足，亦是圆满。

宋代词人蒋捷更是愿为一场雨停下脚步。“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虞美人·听雨》同样是听雨，少年时，是红烛罗帐的欢娱；壮年时是客舟漂泊的孤寂；到了老年，则只有鬓发斑白，僧庐内任由雨声滴答。读这首词，我们常常感慨人生不同阶段的境遇与心境，却没有注意到，正是词人愿为一场雨驻足，愿意空出时间感受这些雨，那些曾经的欢愉、漂泊与悲凉，才在雨中有了解。也只有停下来，才能真正感受时间。

“世间多少事，无事可关心。”古人早就知道，要给自己留一点“无事可关心”的空间。被快节奏裹挟的我们，也该学学古人，主动从繁杂的事务中抽离，给自己留一道缝隙，无事，便是清欢。

增设秋假，让教育在秋韵之中深耕成长

孟凡星

秋日天朗气清，万物丰盈，正是感知自然、休整身心的好时节。我市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秋假制度，中等职业学校可参照执行，幼儿园也可结合实际参照安排。这一举措，不是简单增加一段假期，而是遵循成长规律、优化教学节奏，推动育人方式创新的有益探索。

长久以来，校园教学普遍遵循暑假集中休息、学期连贯授课的节奏。经过半学期持续的课堂学习，不少孩子容易产生身心疲惫、学习倦怠的情况，长期单一的课堂学习模式，也容易束缚孩子的感知力与创造力。秋假设置在学期中段，如同一道缓冲带，给学生留出休整调节的空间。孩子们暂时跳出书本习题，舒缓紧绷的状态，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后半段的学习，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秋假的深层价值，在于打开自然教育、实践教育的大门。课本承载知识，而秋日的大地就是鲜活课堂。金秋时节硕果累累、草木更迭、天高云淡……随处都是

可观察、可体验的内容。学生可以走进郊野感受丰收，探访文化场馆体悟乡土人文，或是参与家务劳动、户外锻炼，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孩子们拓宽眼界、积累阅历、锤炼心性，真正实现知行合一，让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一份好假期，离不开多方协同守护。学校严控作业总量，为学生留出充足的自我成长空间；家庭利用假期增进亲子关系，安排适度的户外活动；社会场馆、研学资源有序开放，为孩子们提供实践阵地，共同守护轻松充实的假期环境。

教育有度，成长有方，循序渐进方能行稳致远。增设秋假，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初心，跳出了“重分数、轻成长”的固化思维，兼顾知识传授、身心培育与实践育人。让学子在浓郁秋韵中感知生活、沉淀自我，在张弛交替的教育节奏中积蓄成长力量，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秋日时光滋养少年蓬勃成长。

菊花开，该种麦

高长见

乡下的秋，是一点点瘦下去的。

秋风一紧，村前屋后的草木就慢慢褪了颜色。田边的杂草枯了，路边的树叶落了，满眼都是淡淡的萧瑟，天地间清静得有些空落。百花早已谢尽，绿意零零散散，快要从大地上褪干净。可就在这万物凋零的时候，漫山遍野的野菊花，悄无声息地开了。

老辈人说得准，菊花开，该种麦。这是土地传下来的规矩，不用看日历，只要坡上野菊成片绽放，就知道秋深土凉，地气安稳，是播冬麦的好时节。

野菊花在不挑地方长。它们就挤在路边渠埂、崖边坡地，长在碎石堆里，长在薄薄的一层浮土上。地皮贫瘠，无水无肥，无人照料，别的草木熬不过秋寒，早早枯僵在地，唯独野菊挨挨挤挤，一簇簇抱团生长。

茎秆柔弱纤细，却一簇簇相拥着顽强向上挺立，绿油油的叶片自然舒展，顶端的花朵密密匝匝，花蕊细若锦丝，样子像缩小的向日葵。金黄的铺在向阳坡地，晒足了秋日阳光，亮得温柔；雪白的藏在背阴渠边，干净素雅。它们顺着田埂一路蔓延，爬满荒坡，缀遍崖边。深秋的山野，因这一丛丛野菊，添了不少生气。

微凉的秋风催熟了土地，也催开了菊花。农人看在眼里，心里有数：秋收一落幕，田地闲出来，正好耕地耩麦。乡间的秋忙不紧张不热闹，农人牵着牲口，背着耩走进田里，伴随着有节奏的铃铃声，耩齿划过松土，圆润饱满的麦种簌簌落入土层。新翻的泥土湿润潮湿，混着田埂上飘来的淡淡菊香，成为乡下秋天最安稳、最踏实的味道。

我对野菊的喜爱，主要还是因为它独特的气味。香而不浓，甜而不腻，一股清清的凉，带着一浅浅的苦，回味又有些淡淡的甘。丝丝缕缕，漫在风里，沁人心脾。

小时候，每到野菊盛开，我都提着小竹篮去坡上采摘。漫山野菊一丛丛簇拥在一起，指尖在花梢轻轻一捋，金黄饱满的花朵便簌簌落入篮底，衣服上也沾满金色的碎屑。摘满一篮回家，母亲在屋檐下铺张苇席，把它摊在阴凉通风处，靠自然风吹一点点收干水汽，这样就能保持花朵的形状、颜色和气味。

干透的野菊，花朵依旧紧致好看。母亲找来旧布缝成枕套，把干菊花装进去做成菊花枕。晚上睡觉，清浅的香气绕在枕边，心里的浮躁、田间的辛苦，都被这一缕菊香慢慢化开，夜里睡得格外安稳。

剩下的野菊，母亲把它装进干净的陶罐，盖好盖子放好。从地里干活回来，满身疲惫，口干舌燥，随手捏几朵干菊，用滚水冲泡。蜷缩干枯的花瓣缓缓舒展、慢慢绽开，转眼又回到山间盛放的模样。茶汤清透微黄，入口先苦，后味回甘，清润绵长。一碗下去，通体舒畅，唇齿留香。

年年秋风萧瑟，岁岁绿凋红谢，唯有野菊不离不弃，守着田埂，守着山坡，守着乡下人的农事与烟火。它是乡野最普通的草，也是农人最贴心的时令。朴素坚韧，不声不响，就像故土上勤恳度日的乡亲，不张扬，不抱怨，在贫瘠处扎根，在清风里坚守，岁岁耕耘，岁岁安然。

帆

刘峻宇

我是一片
离家出走的帆
同所有离家出走的帆一样
我从那一望无际的夜出发
我带走了我留恋的一切
在那养育我的海湾
我将风装进行囊
编织灯塔的微光
和群岛的歌唱
一片孤独的帆
带着海岸的潮湿
和陆上愚朴的乡愁
我要去
一个不需要方向的地方
我兜着一
一整片不肯散去的夜
漂泊
有人说 帆总得靠岸
可我的岸
还在远方

海边遐思

（组诗）

王波

一粒红点

碧海铺开一汪澄澈蔚蓝
白云栖驻天水相接的远岸
旧照封存远去的流年
一袭红衣，凝成微小的光点
从前执着狭小的自我
总想居于画幅醒目的中间
急于留下到此一游的证言
唯恐浩渺风物将我悄然遣散
听从叮嘱缓缓向后退让
才参悟天地无言的箴言
不必凌驾万顷波光之上
甘愿做岸畔一缕细碎尘缘
渺小自我坠入无边湛蓝
为苍茫辽阔染上一丝人间暖

微光入景

再度伫立苍茫海岸的堤沿
复刻红衣那一枚浅浅圆点
已然释怀自我的微渺
从容融进天地一派海天
壮怀辽阔原本空寂淡然
静待旅人安放心底惦念
无数步履匆匆的行者
铺就山海鲜活的画卷
偌大辽阔收纳细碎心愿
每份自我自有一隅栖安
不必追逐喧嚣耀眼光面
循着本心缓步向前
纵然步履寻常，身影平凡
亦可点亮属于自己的一缕光线

摘柿记

王汐钰

晚秋的柿树林，是山坳里最亮眼的景。原先缀满枝头的绿叶，大多被秋风染成了橙红，像给树枝系上了碎绸带，还有些叶子早早落了，露出光秃秃的枝桠，却把挂上面的柿子衬得更艳——那柿子圆滚滚的，有的橙黄如蜜蜡，有的通红似灯笼，风一吹，就在枝头轻轻晃，像缀着满树的小太阳。我踩着满地碎叶走进林里，手里拎着竹篮，竹篮沿儿还缠了圈软布，这是爷爷生前教我的，说柿子皮嫩，得好好护着。如今摸着这软布，倒像还能触到他掌心的温度。

摘柿子得用长竹竿，竿头绑着个带网兜的铁钩，这法子爷爷当年手把手教我的。他总说“勾柿子要轻，像哄睡着的娃娃”，我学着他的样子，瞅准枝头熟得透的柿子，把网兜轻轻套上去，再往回一勾，“咚”的一声，柿子就稳稳落在网兜里，连蒂都不会掉。遇到长在高处、够不着的，我踮着脚把竹竿举得老高，手腕轻轻调整方向，耳边仿佛又响起爷爷的声音：“别用蛮力，枝断了，明年就少结一串果喽。”有次勾一个通红的柿子，网兜刚碰到它，几只小麻雀“扑棱”飞走了——爷爷以前总说，麻雀来啄柿，是给果子“验甜”，它们肯吃的，准是最甜的，想着这话，倒让这晚秋的林多了几分暖意。

从网兜里取柿子也有讲究，爷爷当年教我一手托着柿子底部，一手轻轻捏住柿蒂，慢慢从网兜眼里拎出来。遇到柿蒂太长的，要掏出兜里的小剪刀小心剪去多余部分，免得勾住其他柿子的皮。我照着做，把摘下来的柿子分分类：通红软透的放在竹篮上层，单独留出空间；橙黄偏硬的放在下层，码得整整齐齐。爷爷生前总说“好果要惜”，哪怕只是蹭破一点皮，放不了两天就会烂，所以每一步我都慢着来，像他还在旁边看着似的。

给半青的柿子做处理时，我从兜里摸出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干燥的草木灰，这是去年秋天按爷爷的法子晒的。他以前说“草木灰能挡潮气，柿子放得久”，我抓起一点轻轻抹在柿子蒂的切口处，指尖沾着细腻的灰末，忽然想起他曾拿起一个橙黄的柿子给我看：“你瞧，蒂部有白霜，说明还没熟透，捂的时候得跟熟的分开，不然水汽会闷坏它。”如今我按着他的话做，每抹一个柿子，就像又听他说一次叮嘱，晚秋的风里，倒多了种踏实的烟火气。

整理工具的间隙，我绕着几棵老柿树捡落柿。风刚吹过，两个通红的柿子掉下来，落在厚厚的落叶上，没摔破半点皮。我捡起一个，擦去上面的碎叶，看见蒂部新鲜的断痕，忽然想起爷爷说的“自然落果最甜，是果子自己愿意离开树枝了”。我把捡来的落柿单独放在竹篮一角，它们像几颗圆润的红宝石，在夕阳下泛着光，这意外的收获，倒像爷爷悄悄留给我的小惊喜。

摘下的柿子要小心放进竹篮，我蹲在地上，指尖触到柿子皮，软乎乎的，像摸着刚蒸好的糯米糕，还带着晚秋阳光的余

温。有个柿子熟得太透，轻轻一碰，皮就破了个小口，甜汁顺着指缝流下来，我赶紧紧揉了揉，那甜里带着点微涩，是爷爷说过的“晚秋独有的味道”。他以前总说，这种熟透的柿子得先吃，放不住；半青半黄的要放进谷堆里捂几天，等涩味散了，才会变得又软又甜。

摘到半下午，竹篮就满了，橙红的柿子挤在一起，像装了一篮的暖光。我坐在柿树下歇脚，看着夕阳慢慢沉下去，把柿树林染成了金红色，连落在地上的叶子都闪着光。风穿过树林，带着柿子的甜香，还混着远处田埂上稻草的气息——晚秋的风是凉的，可想起爷爷的话，倒让人觉得暖融融的。他以前总说：“这柿子树最实在，春天开花，秋天结果，不管年成好不好，都能结出满树果子，给人留口甜。”

提着竹篮回家时，月亮已经悄悄爬了上来。晚上把熟透的柿子分给邻居，剩下的放进谷仓的谷堆里，这都是爷爷教我的做法。过了几天，捂好的柿子拿出来，剥了皮咬一口，软嫩的果肉在嘴里化开，甜得能浸到心里。望着窗外晚秋夜色，忽然明白，爷爷虽然不在了，但他教我的事，说过的话，都像这柿子的甜一样，藏在日子里。晚秋不是萧索的结束，而是沉淀的开始，就像爷爷留下的这些念想，历经时光，依旧能给我温暖的力量。这份从枝头摘下的甜，藏着晚秋对生活的温柔馈赠，也藏着爷爷从未离开的陪伴，让寻常的日子，多了份踏实的幸福。

我家的“小摩的”

王兴国

里人的凭证。

时代在进步，出行工具也不断更迭。先是两个轮子的摩托车在人群中穿梭，后来四个轮子的私家车满街跑。退休后，凑了积蓄，我把一辆二十多万的越野车开回了家。第一次握方向盘，手心出汗，脸上像贴了金似的亮堂。过年走亲戚，车停院门口，捋两声喇叭，那场面比当年哥骑自行车站打麦场还涨脸。

可这脸是用钱供起来的。保险一年三四千，五千里一小保，八千里一大保。油价往上涨，油表往下掉，心就跟着揪。去商场，地下车库入口排长龙；去医院，找车位更是煎熬。真正让我打退堂鼓的，是我“候鸟”般的日子。我在日照旅居，冬春去看海、吃海鲜；夏秋回张掖，避暑、吃羊肉。两千多公里，我得往返两趟。起初觉得潇洒，油门一踩，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可年年跑，就成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负担。

最让我心疼的是二手车价。二十万买的车，最后四万块钱出手了。车被开走那一刻，心里像被人抱走了孩子一样疼。但紧接着，肩膀忽然轻了，像卸下一副磨了多年的磨盘。

卖掉汽车，我先买了辆两轮小摩的。骑了没俩月，问题来了，买趟菜，踏板上的

的塑料袋晃来晃去碰腿；老伴儿想跟着去公园，后座窄，她坐得直嚷嚷硌屁股。

于是我添了这辆小三轮，这才算添到了心坎上。后面筐放蔬菜，前面筐放杂物，中间踏板搁二十斤面粉纹丝不动。老伴坐后边，手里摇着蒲扇。河堤上停满了怕贴条的小汽车，而我们的三轮往树底下靠，不占地，不招眼。看完夕阳回来，它还在那儿等着，像条忠心的老狗。

如今，我坐高铁来日照，刷会手机，打个盹儿，就到了。老伴儿还能在车上吃碗热汤面。到了日照，我也买了辆同样的电动小三轮。这一来回省下的钱，够我们吃好几顿海鲜大餐了。

邻居老刘问我卖掉汽车后悔不。我正用抹布擦车把，直起腰，拍了拍坐垫，又指了指那鼓鼓囊囊的筐：“后悔没早卖！你看看这筐，能装能盛，比汽车后备箱还顺手。以前开车去医院，找车位一小时，看病十分钟。现在拧把手就走，十分钟到挂号窗口，看完病取完药，总共不到一小时。这哪是赔钱，这是捡回了日子。”

说完，我拧动把手，小三轮“嗡”地轻响，慢悠悠滑出去，像一尾稳重的鱼，游进城市纵横交错的河流里。秋风掀起我的衣角，头盔下的脸，得意得像个刚得到新玩具的孩子。

投稿邮箱
变更启事

本版新投稿邮箱 rzrbfk@163.com 即日起启用，欢迎来稿。原邮箱将继续使用一段时间。